



石
疇



口 13
2964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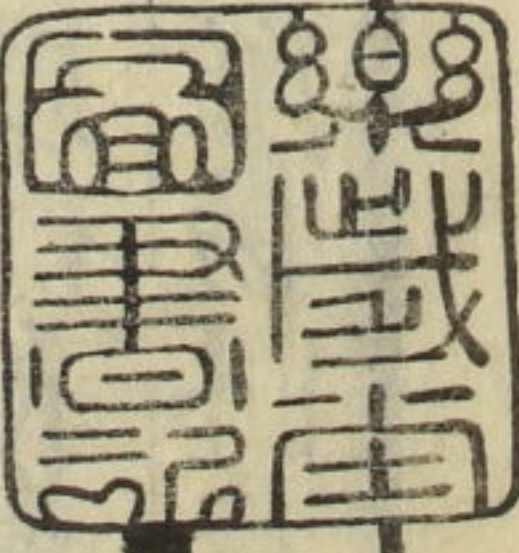
13
964
4

義道善誠神



名疇卷之四

日本平安皆川愿著



義者人方從物慾易過節度之際能自以身處於其
 所當止之名也其疇象為於用從方其道物慾易過之際而紀
 能自以其紀其所當止之類也易象則以舉外象陰若陽
 與內象不當者錯諸其相當之處者稱之曰義也易
 繫辭傳曰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即是也而此其
 文意乃言民與人分財互為求多是為其辭不正而

名壽

卷四

爲非者今今之均分得當其辭無邪而以禁其爲非
曰義也此對利言者而古書此類甚多易文言傳曰
義利之和也左傳昭十年曰義利之本也晉語里克
曰義者利之足也廢義則利不立周語晉孫周言義
必及利單襄公曰義文之制也又曰利制能義此言
用文德自制而以其義濟利也晉語不鄭曰吾聞事
君者從其義不阿其惑惑則誤民民誤失德是棄民
也民之有君以治義也義以生利則豐民左傳成二
年曰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禮禮以行義義以
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節也宣十五年解揚曰君能

制命爲義臣能承命爲信信載義而行之爲利此諸
書所言大意皆言物唯以義制之然後衆得普饗其
利也然又有與一人所專之利相對以言者如論語
夫子云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又云見得思義及
左傳昭二十一年君子云君子動則思禮行則思義
不爲利回不爲義疚者即是也又有於君臣之際言
義者如論語子路云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
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孟子云仁之於父子也義
之於君臣也命也有性焉又云契敷五教曰君臣有
義左傳隱四年君子云太義滅親僖二十五年狐偃

云求諸侯莫如勤王諸侯信之且大義也二十七年
 勇犯云民未知義於是乎出定襄王孟子又云庶人
 召之往役義也君欲見之往見不義也即是也又有
 於長幼言義者如上所見子路之言及孟子云親親
 仁也敬長義也又云義之實從兄是也論語夫子云
 羣居終日言不及義者即是也又有於賢愚之舉廢
 言義者如禮中庸云義者宜也尊賢為大左傳昭二
 十八年仲尼聞魏子之舉也以爲義曰近不失親遠
 不失舉可謂義者即是也又有與信對言者如左傳
 宣十五年解揚云義無二信信無二命論語夫子云

主忠信徙義崇德也有子云信近於義言可復也左
 傳昭元年趙孟云臨患不忘國忠也思難不越官信
 也圖國忘死貞也謀主三者義也者是也又有與勇
 對言者如論語夫子云見義不爲無勇也又云君子
 義以爲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爲亂小人有勇而無義
 爲盜者是也又有於上之制下言義者如論語子謂
 子產其使民也義又云務民之義楚語范無宇云地
 有高下天有晦明民有君臣國有都鄙古之制也先
 王懼其不帥故制之以義旌之以服行之以禮辨之
 以名書之以文道之以言既其失也失物之由者即

是也。今且總論之。義蓋物與其分宜相當之名也。左傳昭二十五年子太叔曰。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據此言之。義蓋本於地之宜而生者也。易繫辭傳云。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蓋言鳥棲林。故其羽與木之葉相類。獸居野。故其毛與草之葉相類。其他魚在水。故其鱗與水之紋相類者。皆所謂其文與地之宜合者。是故凡物之於地。不可不各被其所居之土。宜而土地之宜。因轉生人之義。如位之分。身之分。材之分。受用之分。節當守之分。凡其有度量之可裁。而物當其分。則皆得言義。君臣長幼之道。以各止。

其位若身分之宜。為節。故皆曰義也。又賢者天縱之。材使高於眾。則尊之。以使得當其等位者。為其材之宜。故亦曰義也。又分財平當。為各人受用之分。宜。故亦曰義也。然如夫眾庶。則不能自知。以由其義。是故自古為人君上者。必制民之度量。如楚語云。明度量。以道之。義明等級。以道之。禮者言義之生於度量者也。所以上之制。下度量。及使之以其度量之宜。皆亦曰義也。如君子者。能自制身。以由其義。制身以由者。即所謂仁者也。然而義之為物。亦有大有小。或宜常。以不易。或宜視時。以易措。大者已身於天下。若倫理。

之義也。小者事之節也。其身之於天下若倫理者。所謂宜常以不易者也。事之節者。所謂宜視時以易措者也。視時必權中而得權中而得者。又必由學若問。然後以知其善。善乃義之善也。故易益卦象傳曰。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論語曰。主忠信。徙義又曰。聞義而不能遷。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然而其徙也。其行也。非勇則不可得。是以君子言勇也。其徙又有似無信者。君子乃唯欲其由義以全大信。是以言信也。

或問義利之所分。答曰。禮郊特牲曰。男女有別。然後父子親。父子親然後義生。義生然後禮作。禮作然後萬物安。無別無義禽獸之道也。蓋夫禽獸從欲而無忌。不惟於牝牡而然也。苟從欲無忌。則莫不以挑爭亂而招危也。矣而人不自戒。亦之禽獸安泰者。體之欲也。飲食者口腹之欲也。男女者情愛之欲也。貨財者計慮之欲也。好勝者氣志之欲也。凡是數欲者。君子雖不斷之。而唯其度。度則義存焉。不度則義亡焉。晉語曰。不度而迂。求不可謂義。可以見矣。是故君子方此數者之將動。其心也必自強制其身。以致諸其倫理。若分節之所宜而

止乃所謂義者也禮郊特牲曰割刀之用而鸞刀之貴貴其義也聲和而後斷也聲和者致之其倫理若分節之所宜之謂也斷者即自止之謂也若夫不致之其倫理若分節之所宜而從欲無忌者已利其身者也已利其身則人受人受害則必怨或爭事能不受人之怨爭者亦皆義也已孟子曰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為義也是乃義利之所分者矣

或又問利者義之和也答曰取而不予者我雖便而彼惡之矣予而無取者雖便彼而我不堪也必也取予相因而彼此皆便之事而後民善相合矣此和之本也雖相合而不信立義明則其合未能相親也雖相親而不以曠日彌久情見物定則其親未能相和也至於其親相和則利生焉利者謂其事疏通無所復阻碍也故曰利者義之和也蓋言非以義則雖和而未得利也

或又問義之制則出於分宜分宜何以為其辨也答曰分宜之辨生於名名定則分定分定則宜存乎其中矣左傳桓二年晉大夫師服曰名以制義義以出禮禮以出政論語夫子曰名不正則言不

名冊 卷四
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夫從言
之順與事之成者即義也吁可不畏哉名之所在
者天地之所位神明之所依倫理之所立性情之
所因者矣小人不畏天地不忌神明見物可欲
輒忽遺其名因以妄行縱慾無已貪冒侵凌自從
利便或以亂倫理之所立以失性情之所因而以
背天地之性干神明之怒率以喪其身家國矣吁
可不畏而戒哉又問名之辨已立何以裁之答曰
以詩書左傳僖二十七年趙衰曰詩書義之府也
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

或又問易說卦傳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義何以
與仁對又得以爲道乎答曰君子於已與事物之
際其心起已之分宜之度量即義也故義者譬如
引繩墨也因以身從其分宜之所在即仁也故仁
者譬如因用刀鋸也故無義則亦無仁是仁與義
之所以對言者而既從之則道乃存乎其中故又
曰道也又問禮義之別答曰義之所立自內思制
其量而立焉禮之所行自外從順其宜而行焉此
其別也
或又問左傳哀十一年冉有用矛於齊師故能入

其軍夫子曰義也此何以稱義也答曰凡士之在
 軍固期用勇夫子曰陳力就列不能則止今既以
 勇故在軍則用勇者為其宜故稱曰義也又問昭
 三年趙文子欲得州縣范韓二宣子曰自郤稱以
 別三傳矣晉之別縣不唯州誰獲治之文子曰二
 子之言義也違義禍也此稱義者何答曰此蓋以
 二子之言中其制議度量之宜謂之為義也又問
 僖十九年司馬子魚曰齊桓公存三亡國以屬諸
 侯義士猶曰薄德此何故謂義士也答曰按僖九
 年宰孔曰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略義士蓋指宰孔

也夫已有其德以求人之屬者是其宜也今非其
 德之宜而求屬諸侯宰孔非之故稱曰義士也又
 問桓二年臧哀伯曰武王克商遷九鼎于維維邑義
 士猶或非之此何故謂義士也答曰遷鼎其迹似
 貪非王天下者之宜故非之者亦稱曰義士也又
 問成二年賓媚人曰及先王則不義此何以稱不
 義也答曰此其上有言云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
 宜而布其利而下因言晉之害他國以利已非霸
 者之宜故曰不義也又問莊二十二年君子曰酒
 以成禮不繼以淫義也何以稱義也答曰不繼以

名田 卷四
淫則是得成禮之宜故曰義也又問莊二十七年
曰天子非展義不巡狩此所稱義者何物也答曰
莊二十三年曹劌曰會以訓上下之則利財用之
節朝以正班爵之義天子之所展即此班爵之義
而其實乃上下之則財用之節亦因此正而併得
訓制焉故所展亦兼是一物亦皆分宜者也又問
易繫辭傳曰陰陽之義配日月此何謂為義也答
曰在易禁非曰義陰陽之義亦同陰不當則正之
以為陽陽不當則正之以為陰亦乃分宜之者也
故曰陰陽之義也

或又問禮喪服四制曰門內之治恩揜義門外之
治義斷恩者何謂也答曰此當先明門內之事可
以義稱之類然後辨之揜義也禮禮運曰何謂人
義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
臣忠十者謂之人義據此父子兄弟夫婦長幼之
間分宜之行皆亦可以義稱也而如夫義婦聽則
易恒卦六五曰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象傳曰
夫子制義從婦凶此言夫子當專斷家政而如殷
紂婦言是聽婦言是用乃所謂牝雞之晨是為凶
也恩乃惠恤慈愛也曰恩揜義者言門內之治以

用惠恤慈愛之情爲要雖其有失行者亦善爲周旋之而務令勿外揚以全其恩是爲道即如父爲子隱子爲父隱者是也門外之治者謂外事也曰義斷恩者言雖其親族而必正以其罪務使其法勿偏私於內者是爲道即如左傳昭十四年晉叔向尸叔魚於市者是也又如孟子桃應問曰舜爲天子臯陶爲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孟子曰執之而已然則舜不禁與曰夫舜惡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者亦以門外之治義斷恩言舜之不禁者也但孟子此下更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屣也竊

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欣然樂而忘天下者即又明子爲父救其死則當棄其富貴以爲之此其爲義即亦子爲父隱之類者矣又問夫子論叔向尸叔魚之事曰叔向古之遺直也治國制刑不隱於親二數叔魚之惡不爲末減曰義也夫可謂直矣平丘之會數其賄也以寬衛國晉不爲暴歸魯季孫稱其詐也以寬魯國晉不爲虐邢侯之獄言其貪也以正刑書晉不爲頗三言而除三惡加三利殺親益榮猶義也夫杜注以爲於義未安直則有之又云以直傷義故重疑之此說如何答曰杜

說謬矣上云治國制刑不隱於親故曰義也夫又云二數叔魚之惡不爲末減故曰可謂直矣且按古義義必與直相配故易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孟子言浩然之氣配義與道以直養其不與義而稱直者乃狂直愚直而已杜乃言於義未安又曰以直傷義者蓋亦未深考之過也耳

或又問告子言義外也非內也以彼長而我長之爲證而孟子以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而以辨其說之非焉然按易文言傳云義以方外則告子之說似得古義而孟子似失之者如何答曰易子孟子

同言內外而其旨各有不同如易乃就君子所自修之身分舉內外蓋以明君子所用修功之周至者也如孟子乃就人之性分言內外而以辨義之非爲不本性而僞爲之者也是故易內外者以實形爲依而以言之者也孟子內外者以虛象爲依而以言之者也其旨自別不得引彼混此也又問然則告子之說非乎答曰義自心制其度量而立豈外也哉告子之非孟子辨之已盡矣讀孟子之書而猶疑其是非者乃亦不能虛心讀書而妄惑自誤者耳

或又問孟子曰理義之悅我心此以理即義之類故連稱也孟子又曰義內也義已內則理亦其類當具乎性如何答曰此當先辨理之所本次辨內外然後得喻其言具性之非也凡理如金玉木石肌肉之理本皆屬形形之大者地故曰地理也似形而不可撫只可見者曰象而象亦有理如天文如雲氣之有狀如風色著草木而見之者皆象之理也如禮樂記所云天理者謂我形之分際不得不然者而見之於其象者是也是故理者屬於形象形象本於天地而人心觀之其理者人心所

以得觀之者乃以神之爲之主宰也蓋神無方故無有形象無有形象故又無有自理而天地爲寓形象爲倚而以立乎其中者也是以神得觀之形象之理焉又辨內外則有二其一以他爲外以已爲內此就物而分之者也其一以形爲外以心爲內此就形而分之者也其一以形象之理本天地之有爲外以神無有自理爲內此就意象而分之者也今夫人之性唯以順其形象之理而以爲其道者也是以就意象分之內外其理者本天地之有也非心神之所有之也故謂理具乎性者辨內

外之不精而論其物之謬誤也如義則與此異因
觀其理而心自生之度量即所謂義者也孟子故
曰義內也雖然理外義內而其情乃相屬故又連
稱曰理義非以義即為理而以言之也

道者其之中使物由之而行以得其達焉者之名也
其疇象為其紀之實中俾物道而行焉而以得體達其
其所紀之類也易象則以一陰一陽者稱之曰道其
義詳於下道蓋本道路之道俾人由行以得屈其極
者如詩邶風雄雉篇云道之云遠曷云能來谷風篇
云行道遲遲中心有違並皆指人所履行之道小雅

巷伯篇云楊園之道猗于畝丘此乃指人所履行以
達于畝丘之道聖人知天地與人彝倫之所宜而以
建三才之極者亦因借名曰道易說卦傳曰立天之
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
義蓋如其物則彼本自有之而聖人特為定其名以
使民得識其物也而其名曰道者並皆謂其所從之
之方舊有常軌而今後從之者必率由焉者曰陰與
陽言陰與陽迭相待以運行也曰柔與剛曰仁與義
者並同故繫辭傳曰一陰一陽之謂道蓋於天地間
觀之則一陰一陽而以其行乎人者則又獨見之於

其善與性者也故曰繼之者善成之者性禮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即亦因易善與性以叙之者也然前數物之間又有須知其別者如道路之道乃有形者也如陰與陽乃有象者也如剛與柔乃有物者也形象兼焉獨至於人道仁與義者其所謂舊軌者屬天下人心所識之虛象而今之率由焉者爲神所用而其神用之所趣舊軌存焉是故人道也者由其神用所趣於夫仁義之德者得其名者也而中庸之說是道又曰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又云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

達道也蓋以此五者相和順之道爲達道其和順者即天所命之性而率其和順者即道也是故道者統名也分言之則義也而其所以統言之者以其仁也故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然古又有直謂義爲道者禮表記曰仁者右也道者左也仁者人也道者義也者即是也然而此所謂道者猶之道路之道蓋亦粗喻非道名義之真也又有以二者連稱者繫辭傳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者即是也是故道義之爲物粗言之太略則存乎形形則在外矣是故古有屬之於外以作言者易文言傳曰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

此屬義於外言者也禮祭統曰內盡於已而外順於道此屬道於外言者是故道者先聖王建民所率從其性者名之曰道俾民率由焉而以得適其中性禮中庸明其所以命名之旨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言所以釋之云爾者蓋若曰可離則此非命道之名之所當故也雖然道者民所從順天命之迹也中人以下固所不能與知焉者也先聖主爲之作詩書禮樂以爲教具以道所行之象寓之其中使民學以自得焉詩大雅文王篇云上夫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者即謂是也

或問易繫辭傳曰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者何謂也答曰此本據四象中上乾下坎上離下坤之卦以言之主乾九五而下以坎六三初六與之相連則一君而二民也乾坎皆陽卦也故曰陽又主坤六二而上以離九四上九與之相連則二君而一民也離坤皆陰卦也故曰陰君子內主忠貞而外行不敢自專是乃一君而二民之象也小人內懷貳心而外行無所忌憚是乃二君而一民之象也四象之義見於余著周易繹解或又問道之稱非一也其義之別可得詳聞乎答

曰有冒以代名者如虞夏之道殷道周道是也此
謂其代之君立其制定之爲常軌而其代之民皆
率由之者也有冒以人物之名因其倫類以標其
別者如先王之道聖人之道亦謂其人立其制定
之爲常軌而後人率由之者也如君子之道小人
之道及孟子云妾婦之道謂其人之行固由此以
爲常軌而其人則雖今後必率由之者也如父道
子道臣道朋友之道謂其人則必當率由之故軌
也又有冒以其人名者如堯舜之道文武之道孔
子之道孟子云許子之道楊墨之道羿之道旨與

云聖人之道者同也又有冒以事者如孟子云學
問之道交鄰國之道爲饜足之道去父母國之道
晉語云立太子之道禮祭統云治人之道祭之道
教之道交神明之道之類並皆謂人欲爲其事者
所當率由之故軌也如左傳宣十五年伯宗云恃
才與衆亾之道也乃謂人踏其故轍則亦必致覆
亾者也如易繫辭傳云變化之道亦謂變化所由
生之故軌也

或又問論語子曰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
耻者其由也與不佞不求何用不臧子路終身誦

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此曰是道者何也答曰
道義與前同此章蓋言雖立於衣狐貉者之旁苟
以不伎不求之心則亦可以臧於不耻敝緼袍之
事矣雖然此又不過為不耻敝緼袍之道耳何足
以謂之能臧乎乃指子路不耻之心本有故軌而
今後仍可率由者曰道也凡事有其故軌而今後
仍可率由者古皆稱之曰道禮中庸云人一能之
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
雖柔必強晉語趙文子云有人不難以死安利其
國可無愛乎若皆卹國如是則大不喪威而小不

見陵若是道也果可以教訓何敗國之有左傳宣
十五年羊舌職曰士伯庸中行伯君信之亦庸士
伯此之謂明德文王所以造周不是過故詩曰陳
錫載周能施也率是道也其何不濟昭元年叔向
曰夫以彊取不義而克必以為道道以淫虐弗可
久已矣必以者以彊也其曰道之義並同
或又問道有似以其自行言者如論語夫子云道
不行乘桴浮于海及易繫辭傳云苟非其人道不
虛行之類皆何為其義也答曰此其旨指其為道
之物即所謂神用者也明天子為治則道之物著

天下之民心而行自見於其民所行禮表記云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者即言道行之事者也而此道之物者乃亦本於一陰一陽彼本自神者也故古人言道又有神言之者如易觀卦彖傳云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者即是也而繫辭傳所謂易道者即亦此所謂神道者也故禮祭義曰聖人建陰陽天地之情立以為易如道不虛行之道即亦稱易道易道本為神物雖然有人能神而明之以為之則其道乃行乎其所以為者非神而明之之人則不可得行乎其

所為故曰不虛行也
或又問左傳成十八年八月己丑公薨于路寢言
道也僖十二年子桑曰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救災恤隣道也此何謂也答曰此俱亦謂其事有舊軌而可率由者為道而前者書以美其善率也後者告以其宜率也又問古又有或云樂道或云行道或云殉道皆何道各有異乎將同也答曰異而同蓋道之為名其義所該甚廣平天下有平天下之道治國有治國之道齊家有齊家之道修身有修身之道如孟子云將大有為之君必有所不名之

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
有爲也者乃謂平天下若治國之道也如云身不
行道不行於妻子使人不以道不能行於妻子者
乃謂齊家若修身之道也如云天下有道以道殉
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未聞以道殉乎人者也者
其旨又兼平治齊修四者之道矣又問論語志於
道者何道也答曰平治齊修之道總言之乃仁義
是也所謂志者亦仁義仁義之道君子履焉小人
瞻焉然亦匪夷所知己是故先聖王明道達德作
詩書禮樂之教俾人學之而以各自得其道焉是

故如所謂志學斯道者乃亦是志於君子矣禮中
庸曰君子之道造端於夫婦如詩周南關雎所云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者實乃所謂造端者矣又問
孟子云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者何謂也
答曰孟子此言本於詩以言者也蓋詩所言即君
子之所宜志而其言之必有章章而篇篇而什風
而雅雅而頌篇什也風雅頌也亦猶章也而其道
乃君子之道始自修身推之終以至於平天下矣
此終始之間亦各有章而至於平天下者即所謂
達之極者也是故君子之學雖於其修身之道亦

必求之其成童成童者物備其條理而以全之之
 謂如禮中庸云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
 行之者即是也既能之於修身然後達於齊家既
 能之於齊家然後達於治國平天下者是其大者
 也雖聞一前言一往行必以究之詩云是究是圖
 亶其然乎亦勸其成童也論語云子路有聞未能
 之行唯恐有聞者亦不成童不達者也

或又問人之道安本而生也又與所謂聖人之道
 先王之道若君子之道小人之道其別如何答曰
 本於天地陰陽而生者也人之有五倫亦循天地

陰陽動靜相待和順為性相繼為道人之性亦順
 繼為常是故古又有直以道為順之義以言之者
 如楚語云昔先大夫子囊違王之謚子夕嗜芟子
 木有羊饋而無芟薦君子曰違而道穀陽豈愛子
 反之勞也而獻飲焉以斃於鄔羊尹申亥從靈王
 之欲以隕於乾谿君子曰從而逆此以道為順之
 義以與逆對言者也雖然唯人五倫之行其中節
 之變為難知也聖人則知天之道察時之宜因民
 之故常制定之度量而使民儀式行之以得知適
 其變乃所謂聖人之道若先王之道者是也是故

以民之故常稱之則曰人之道如晉語樂共子云
民生於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非父
不生非食不長非教不知生之族也故壹事之唯
其所在則致死焉報生以死報賜以力人之道也
者即是也以備之美善而以爲教稱之則曰聖人
之道若先王之道如禮中庸云大哉聖人之道洋
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
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論語云先王之道斯爲美
者即是也所謂君子之道者其行純乎先王所教
者也如夫小人之道其行有時違道而以從其私

者也

或又問德如何謂之有道答曰如論語所云就有
道而正者指有道之君子蓋謂其人博聞而通達
於道義者也如云國有道者乃謂其國所制與天
地之性合而民方循行者也如云天下有道者乃
亦謂天下之民方直道而行者也又問道有小大
何謂也答曰大者君子之道也小者巫醫百工之
道也又問禮中庸所言道之遠人者答曰聖人之
道微而邪說暴行於是諸子百家之言競興皆自
以其遠人者爲道中庸蓋指之而言者也如夫楊

墨之說孟子已辭而闕之矣楊墨之後老莊之言
出焉釋氏之道作焉老莊居簡而行簡釋氏索隱
行恠遺世棄倫要皆以遠人爲道者矣又問申韓
答曰彼皆知有利而遺仁義

或又問漢儒之說如何答曰古言天地之性如以
五行爲性者古所不言者也又問宋儒之說答曰
宋儒限性於己而不知有天命者也又問有盡去
高遠之說獨主卑適者如何答曰此說似是而未
盡也禮中庸不云乎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適
辟如登高必自卑又云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

而道中庸由是觀之君子之事豈不欲至高遠而
止於卑適者哉如所言卑適易知者而君子之道
盡矣則豈又有稱於精微高明者乎又問有曰道
出於聖人之制作而其所要之旨在教長人安民
曰古士君子所以必學之者非以此戒飾其身也亦
欲以達於長人安民之術而已此說如何答曰此
不知道者之言耳夫道出於天而聖因修之詩書
禮樂之作亦乃因修以爲教具也非以意作道也
不然民本所無聖豈得誣乎古士君子之學之者
亦欲以成德德成則其身正其身不正則民不能

服其令世安有其身之氣習不戒飾而其政仁於民者乎
 善者彼之來當或止之處而此所受乃見其不止之名也其疇象為於用來之所紀當止之處見其道其不之類也善蓋為道之所由以成其不已者故易繫辭傳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成之者性此言道在天為陰與陽在人則為仁與義人之於仁義也於其所興以繼之者其善之之心見焉於其所行以成之者性之正者亦成焉乃亦中庸所謂內外成者也孟子言性善乃據其正者稱之但如易傳所言善為本

性為末而孟子乃以本合之其末此其異也然要之其旨一也是故其道者天下之所同由者也其善者天下之所同然者也所同由者則也所同然者物也詩大雅烝民篇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秉彝而好之者乃所同然之善之物也懿德者乃所同由之道之則也故民之所好之道曰善道論語夫子曰守死善道即是也民之所好之言行曰善言善行禮中庸曰隱惡而揚善即謂善言善行也其人好從道者天地之道所由行者是曰善人左傳成十五年曰善人天地之紀也即是也是故善者只

所好從道之稱也其物無定譬如美物之心也美之
之心在我而美物在彼彼西施美則我美之假設毛
嬙美於西施則我因美毛嬙矣又譬如甲乙丙丁
丙賢於丁則以丙爲善乙又賢於丙則以乙爲善甲
更賢則甲爲至善矣而所以擇定其賢者以位若時
義而義又以其大者爲至善矣以位分其宜者易繫
辭傳曰二與四同功而異位其善不同一多譽四多
懼又曰三與五同功而異位三多凶五多功言其所
成之功雖同而其所居位異則譽懼凶功之所得各
自不同是以其所以爲善者亦不同也是故善又在

辨宜以擇之而擇之所得定者以中和爲則禮中庸
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
失之矣論語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
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是故古人之言善又多以彼
善於此之義如論語云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又云
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易益卦象傳云君子以見善
則遷有過則改者即是也又有以彼人善於此人謂
之者如論語云舉善而教不能則勸者是也如所謂
善人者亦乃謂聞義能遷之人故曰善人吾不得而
見之得見有恒者斯可矣又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

以即戎矣又曰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之類並皆謂能遷義之人也是故善又有柔順爲物所遷之義如論語云友善柔者即是也

或問善以時義所在爲準而以定之者已得聞教而不知其時義者又何以得知是爲其所在也答曰時義之所在以天下之衆庶爲本天下之衆庶以此得安則善莫大焉左傳成六年欒武子曰善鈞從衆夫善衆之主也此言求善者見彼此言鈞則從其所安衆者爲可所以然者蓋夫善者存於以衆爲主之處故也九年君子曰恃陋而不備罪

之大者也備豫不虞者善之大者也此亦以其備豫不虞則可以保全衆故爲善也又易文言傳曰元者善之長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言善唯能以致之於仁則足以長人也凡善欲以致之於仁則亦當與義合義又視物與時以爲之權準是故欲致善於仁者要之亦在其人所自擇焉至其盡善者非聖人則不足以與知焉左傳昭六年叔向曰楚辟我衷若何效辟又云書曰聖作則無寧以善人爲則而則人之辟乎匹夫爲善民猶則之况國君乎此以善人與聖人相比次以言者乃亦以善

之至非聖人則不能知之故也詩衛風凱風篇云
 母氏聖善我無令人亦以前義稱者也
 或又問禮大學云盛德至善者何謂也答曰此據
 其下文引詩云於戲前王不怠又釋之云君子賢
 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則是所謂
 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者是為盛德至善
 也然此乃獨就前文所云為人君止於仁之事以
 示其比例者其實如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
 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亦皆各人之
 盛德至善乃亦皆天下民所必好之必欲之之行

者也孟子云可欲之謂善又云言近而指遠者善
 言也守約而施博者善道也亦皆以前旨言者也
 又問據孟子所言似非其物無定如何答曰否如
 可欲之謂善蓋可欲之事乃民心之所善是以直
 名曰善而其可欲之事又隨宜而遷安得謂非無
 定乎
 或又問擇乎中庸得一善之義答曰中是人心未
 為喜怒哀樂動之本庸乃庸言庸行此庸言庸行
 之與其時義合者即所謂中節者也賢智之人不
 經心權且而徒由夫庸是其所所以不得中而致過

節者也如顏子乃先多識庸言庸行每欲發一言
 一行先內自公其心平其氣立之以為本然後就
 夫所嘗識庸言庸行中擇其與今時宜合者此其
 所得乃所謂一善者也

或又問前承教云善者善於道之謂也然據孟子
 云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於後世者
 不行先王之道也故曰徒善不足以為政也則似
 是先王之道之外更有可謂為善之物如何答曰
 徒善者雖有順道之心而其所順之事無法者也
 其所順之事無法者譬如奉釋氏之教者棄親不

養而徒恩禽蟲施僧尼者釋氏之所謂善也非我
 所謂善也蓋夫能養其親惠其民者善之大也恩
 禽蟲施僧尼者善之至微君子澤有餘則或及之
 可也若棄大者不為而徒務於至微謂之不知不
 知之所為者不可謂善也徒善之事蓋謂是類者
 也是故徒善者有善之心而其事未當者是也君
 子故曰徒也孟子又云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
 弗為乃亦謂徒善之類者也
 或又問易繫辭傳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
 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為无益而弗為也以小

各冊 卷四
惡爲无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
文言傳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諸此類所謂積者不知積之者於何地也答曰積於其心之所識者也小且積之則大可知也欲積善者必不爲惡者也日去其惡日就其善心習之而弗怠則禮中庸所謂成已及物者也成已及物即所謂成德也易升卦象傳曰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論語夫子曰譬如爲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易文言傳曰君子進德修業並言是義者也然如所謂

積德者稍有小異蓋謂行其德以積之於人與已所識之間是其異也又問餘慶餘殃答曰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者所謂餘慶者也孟子曰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所謂有餘殃者也

誠者其中之所循不因其外之若或違而以有成之名也其疇象爲其實中之所紀循見之於其道外之所有紀成之類也誠蓋見其行之久不渝而因以推言其中之有成實者如中庸云誠者天之道亦言天道悠久無已譬如四時寒暑之行雖時有似或愆而

久察之則猶有其常也天之道唯因有是常以能行其化矣人亦未成誠於其中心者百事皆未可以得其遂達也善者人心所同其好之道義乃所以得與夫天道合之要樞存焉是以人擇善而固執之則久習之化又能成物於其中乃得與夫天道合故曰誠之者人之道也在周易艮為止止而不已則物以得成終始故說卦傳曰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亦以前義言者也易又有言誠之之道文言傳曰修辭立其誠修者其中自憶以補修其心所遺忘之謂辭者即謂詩書之文

若心之於其行事所自執義之正之辭也蓋人之執文德本因其文辭其文辭修則其心因存其文辭壞則其德隨亡是意即亦與禮中庸固執善之旨同又有謂自求其後日無悔於心曰誠者禮檀弓子思云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者即是也或問禮中庸云曲能有誠者何謂也答曰曲者物盡其隈曲也即中庸此上文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之謂致曲審問慎思明辨則心因自通徹其不可不然之義乃以得誠之之固執焉乃所謂有誠

者也又問中庸又曰至誠無息又曰至誠之道可
以前知夫至誠與誠何爲其別也又至誠之道何
以得可前知也答曰誠者只是天道之有恒者人
倣其有恒以固執其善而以成其言行之有恒者
亦乃誠之者也至誠者乃其誠之之至者也蓋其
習已成不復煩固執化化相繼而不息者是也其
未到至誠之地位者其固執善用其智與力勉強
以達其性善之能焉是未盡其性之自運者也到
於至誠則任其性之善之自運故曰唯天下至誠
爲能盡其性其德至誠如此者天道之誠者直與

之合而以成物於其中物者博厚高明者即是也
博厚高明則神明舍焉神明舍焉則其心與之合
至高見遠至明鑒幽至神通機夫物之既往也未
來也其機由一矣而物之大也小也其於爲實則
彼此通同矣是故神明所舍則必又有感通知來
之事此其所以能前知之故也

神者物之用在人所不得其方之處者之名也其疇
象爲於兩紀天地之用指其實物之類也易繫辭傳曰
聖人以神道設教蓋神者即道之妙機之所見者也
人至誠則道因成物於其中而其物舍機之妙亦如

天地之神存焉故曰至誠如神也如神之為物易繫辭傳曰陰陽不測之謂神又曰神无方而易无體禮中庸云子曰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並皆以其若有物而无方言者也易繫辭傳曰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孟子引夫子之言曰操之則存舍之則亡出入无方其心之謂與者乃直以人心之用為神以言之者也蓋天地之間一氣滿盈形有感則凝凝必物著而心生焉

凝者即氣血之精是也物者神機是也其物與天地之氣相貫通生生不已及形數盡則心熄物散死生是也是故人心之神機亦因凝而著者也人已自據其形而其心因生限於內外內視為已外視為彼而彼與已俱皆莫知其物機存亡之由是故彼也已也其心氣之所自營者其外又皆為物所周包乃其常智有所窮而其物之妙無窮涯無窮涯之所在蓋有制其心氣之主宰存焉此乃天地之神正且直而大者也如心之精爽其小者也然其大也小也為物一也而曰小大者所指之異耳嘗以思之其內外之為

物皆無所不以由其有主宰矣是以心之智不如物
物之妙又爲夫主宰所併制矣是故人思以格夫物
則其道愈來其妙無窮人竟亦不能測其所由也神
之名蓋由此而生焉是以一氣之妙用曰神山川之
靈祖考之靈亦皆曰神性情之妙機亦曰神屈原曰
壹氣孔神兮於中夜存蓋言神存乎人思慮計較之
外矣亦善言神者矣

或問易繫辭傳曰著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
又曰神以知來知以藏往此雖言著卦之用然其
曰神曰知之旨不知何以別其義乎答曰人之所

能知於物者原以其故所識以其故所識爲方而
以究之於其新者乃爲知而卦乃象其知者故曰
卦之德方以知及其既知則因復以識之于其心
故曰知以藏往也若夫感通之妙機則雖有時去
來於心而其隱顯之情莫測此蓋亦以其物雖與
人心相貫通而其原本爲天地之性所統攝故也
此其物之所爲道即一陰一陽自繼自成終而復
始而以終古不息者即亦所謂神也著乃象其道
之不息故曰圓而神其欲致之用者唯當務自洗
心潔身以直其內而以居敬其心則得以爲神舍

而時或格於感通矣直內者乃所謂知崇禮卑天
地設位易行乎其中者是也聖人之爲此也乃以
至于知命著乃象其用者也故曰神以知來也又
問然則卜筮用著者何也答曰卜筮亦猶求知命
之事但爲有內外之異耳至如其用著之意欲以
前民用則同故曰是興神物以前民用著之德象
神明故曰神物也下所云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
其德夫著其義亦可以推知也又問管子云思之
思之神將通之此言惟思之深乃得通神也而今
乃言直內乃得通者何也答曰如管子言乃勸思

之辭且彼曰將通未曰得通而今謂爲得通者過
矣且如管子之言唯是汎勸思念雖乃於瑣事小
務亦皆可言之者是故通之者亦乃儻來之神耳
至如聖人之求神乃欲得存之史記律書曰神者
物受之而不能知及其去來聖人畏而欲存之者
即是也而其欲存之者亦以欲得用之也故易繫
辭傳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其既欲存之則必先
爲設其所存之之地位地位即所謂直內者是也
或又問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者何謂也答
曰聖人既存天地之神於其身而以識其所率命

名冊
卷四
之方軌因立之爲人之道即所謂神道也雖自聖
人立之而其所本乃神用之自然亦由其明天之
道察民之故以得之者故名曰神道也天道既本
於神用之自然而聖人因之以設爲其教則天下
之服聖教者不亦宜乎

或又問易云陰陽不測之謂神而周語內史過曰
夫神壹不遠徙遷焉左傳莊二十一年記此語乃
曰神聰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此何以得測
知其如此也答曰凡曰不測或曰無方者不測其
去來無知其所在之方之謂也非不知其物之情

狀之謂也如鬼神之情狀固有可知故易繫辭傳
云知鬼神之情狀如國語左傳所言乃皆語神之
情狀如此者也又問然則聰明正直而壹者及不
遠徙遷者何以知之也答曰人之性情者即神之
用人自驗之其身則其情狀可知也譬如人之訟
必有曲直其曲者遇聽者之訊鞫則其辭自塞不
得復陳出禮大學曰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
志者即是也此豈非正直之驗乎凡人能視聽
皆神之用此豈非聰明之驗乎又曰心不在焉視
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言貳則神不爲

用此豈非壹之驗乎又如人於物精思則得感通是神爲方其久事之不已而見焉者也是故禮中庸曰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夫神已以久而不已者爲所見則此豈非不遠徙遷之驗乎又問人死則其魂分散然而自古或傳人死爲神如杜伯丹朱者何也答曰夫天地之神明一也唯因其民之所識隨其精誠之所凝應感而格焉則亦因爲其神如國語所言祝融回祿檮杌夷羊鸞鷲杜伯丹朱者並皆是也如人所祭先祖之神及山川之神亦皆同而又皆因其政之佳慝若祭祀之敬不各降之禍福故曰依人而行也禮郊特牲云以戰則克以祭則受福者亦以是言者也

或又問魯語曰山川之靈足以紀綱天下者其守爲神者何也答曰此言凡山川有靈足以紀綱天下者而物爲之守其靈則其物名之曰神也由此言之凡物精固而壽者皆能爲山川守其靈爲神古稱神恠則茲所謂神者其亦或多恠之類魯語所謂木石之恠曰夔蜎蝸水之恠曰龍罔象土之恠曰墳羊者乃皆其屬也然而神恠之事要亦皆不過精氣爲物遊魂爲變之事則聖人非不知之

但幽遠窈昧之論言之無徵語之無益是以聖人不語則雖魯語見之要之不語為善矣
或又問世有眩者亦神之用者乎答曰妖之屬也
又問妖答曰凡妖之屬皆由人而興左傳莊十四年申孺曰人之所忌其氣醜以取之妖由人興也
人無釁焉妖不自作人棄常則妖興此所謂釁者即上所云氣醜以取之者是也諸眩恠之屬亦或人或禽獸皆因人智之所惑而以行之惑者不明者也眩者智力足奪觀者之明則得能行其眩焉觀者有賢而衆信其賢則眩又不能行於其衆矣

又心有所守者眩不能奪焉矣

或又問易繫辭傳云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變化之道者何為物也答曰天地之道一陰一陽則又一動一靜一變一通然又有時而動與通合靜與變合於是乎神以其反者而化說卦傳曰水火相逮雷風不相悖山澤通氣然後能變化此即所謂變化之道而言天地之變化者也繫辭傳曰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又言人道之變化者也蓋易之以通在天地者其終

必變故曰窮則變今當通而遇此變則正之以通
 故曰變則通通則久是為易得其常者乃以久之
 而不復正之也然至於以斯義合之人道變化之
 事則非神而明之者恐亦未易知也

或又問繫辭傳云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
 者何謂也答曰神本以其所在之无方為名者也
 是以其見常於人意所未嘗期之方人以為彼行
 不疾其必不能速也而神乃能速焉矣人以為彼
 不行其必不能至也而神乃能至焉矣此蓋皆以
 人視神故也殊不知神之於天地間無處不在觸

感而凝凝乃成物如祖考來格亦唯以其緣感之
 故仍成其前物而以至者而人特以謂前所見之
 物不疾而速不行而至矣其實神未嘗疾未嘗行
 也繫辭之所言亦因人之所思以為之辭者爾
 或又問繫辭傳曰顯道神德行夫德行何以謂之
 神也答曰古人之學求德依名於名辨物就物明
 象以象定則則以恒行行恒則身脩易家人卦象
 傳曰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未濟卦象傳曰君
 子以慎辨物居方身修則家齊家齊則國治國治
 則天下平是故平天下者非其人之為之而德行

爲之也苟非其物與神明合安能致之易乃示其
物以合之神明是之謂神德行也又問然則顯道
者何謂也答曰斯道蓋自生民以來乃有之而民
相與之間有物爲其百善行之主名之曰德性民
又有觀感其德物者觸事隨類象之以聲氣而以
名其物名物之義所會通乃其道之所由而得顯
者也其智未能睹夫聲氣所做之象者雖聞其名
而不能知其物不能知其物則不能抵其所會通
不能抵其所會通則道微道微則命不可以受其
明聖人是以作易以傳之其人其人而學易則知

天地變化之道知天地變化之道則知神之所爲
知神之所爲則知名物知名物則又知其所會通
繫辭傳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又曰
是故可與酬酢可與祐神言知變化之道者既知
神之所爲則又可因以明民聲氣所象名之物乃
又可因以達知其物事會通之宜而以循行之乃
又可因以祐神明乃又可因以顯道神德行是之
謂能事而此能事者亦乃得八卦而一小成夫然
後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以成之者也故曰八卦
而小成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

已上五物道為其統名餘四物則為道義之實義
 者道之分也善者道之體也誠者道之成也神者
 道之用也君子明此五物則可以得用其政刑禮
 樂焉矣

名疇卷之四終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